

## 艺术的他治与自治 Heteronomy and Autonomy in Art

王建玉 Wang Jianyu

文化语境是艺术不能脱离的和最受影响的前存在，它使得艺术具备了区分其之前与其之后的当代性地文化外衣和质素，也让此在的艺术面临着回顾其来源与走向其应该是的困境和路向。欧美资本主义的经济全球化扩张始终都不会合理地处于理性的控制之中，人的欲望与机器主义的同、异化结合，唯有伴随而至的最终结果的毁灭才有可能唤醒在全球化的快感与进化论的骄傲中自鸣得意的人们。市场化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使得精神形态的载属物成为一种一般物品而与实用商品共处于资本主义化的市场经济之中，普通概念的商品属性遮蔽了精神形态的载属物的艺术作品的个别属性。将艺术作品和普通实用商品在人们的意识形态中使之混淆或者故意地使它们模棱两可成为这个时代的一种时髦。在欧洲主要国家的19世纪文明之前，艺术作品的制作者或者手工艺品的生产者的生产处境受制于教堂、法院以及比之具有高贵地位的艺术资助人，直接影响着艺术作品的呈现和风格面貌，使之成为一种并不为制作者或艺术家自为的时代风格，即一种社会主导意识形态化的或者贵族化的口味的结果。现代的西方艺术理论家在将这种艺术演变的历史命名为艺术的他治的时候，意味着一种与之相反的或者能够令人雀跃的艺术自治的形态，即一种艺术家不再为某个特殊目标而受影响地定制作品，而是自为地将他的造物赋予自我的自由性和特殊的身份意识以及艺术家的个人口味，并将这种作品抛入资本主义化的市场经济之中，使它具有了商品的属性。自由的市场经济以及现代社会对人性的肯定和鼓励，让艺术的自治在完全程度上转换为艺术家的自治。被约束释放了的人性借助于艺术的方式进入存在的序列，并组合成艺术的自治或者艺术自律的常规模式。

如今，艺术的自治已经成为一种毋庸置疑的艺术发生的前存在，处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国人不假思索地受制于这样的影响，而它的来源已经远离了其自治之初始的本来生机，而演化为一种在资本主义经济观中人的本性欲望的被鼓励出的扩张力量的装饰物之一。在人们的意识形态中，每一种的优雅或者非凡的爱好或者气质都在暗示着此种属性的持有者具有与众不同的地位。



#1



#2

#1 作为一张画布我表示压力很大 装置 高昊  
#2 最后晚餐 影像截图 李沐之

# W H O S U G G E S T E D

策展人  
Project Management

了了  
Leo

艺术家  
Artist

王亚彬  
Wang Yabin

徐弘  
Xu Hong

朱存伟  
Zhu Cunwei

曾扬  
Zeng Yang

葛震  
Ge Zhen

魏言  
Wei Yan

开幕酒会

Opening

2011. 06. 05/下午3点

June 5th/3:00pm

2011. 06. 05-2011. 07. 01

From June 5th to July 1st

上海莫干山路95号

No.95,Moganshan Road,Shanghai

**WHITE STONE  
SPACE**

| 银石空间 |



对高级地位的渴求与鼓励竞争意识培养的社会教育完美地结合，焕发了人们对各种既有的文明的质疑和重建的勇气，他们可以毫不怜惜那些文明是他们的祖辈们艰辛地探索的成果和智慧的结晶。当艺术作品的生产者不再生活在那个订单时代时，艺术的自为或者当下人们津津乐道的艺术的自律，就毫无悬念地转化为艺术家自己的观念或意识形态的认知的表达。在不直接受制于资助人口味的时候，他们自己的口味则可以很容易地在作品中形成与众不同的风格，那种受制于教条、古典、道德口味的风格可以不被考虑，代之而起的则是一种艺术家不得不到受影响的语境和他所能够做到的视觉对观念的表达。比如印象主义的出现就成了这样一种时代的必然，或者所谓现代性的结果。但是，每当艺术家在自治地进行艺术创作而没有固定赞助人的时候，艺术实现了它的自治，却将艺术家自己置身于一种资本主义市场中的期待被认可的地位，这时候的艺术作品不得不成为或者首先是一种普通的实用的商品，艺术家自身也不例外。艺术作品如果有价值的话，它们到底有什么用则成了艺术家终生在市场化世界中不得不考虑的问题。他们的艺术家身份也会在这样世界中经常性地被悬空，而他们的作品也会身不由己地一次次的试图去超越一种他们所能思想到的设想，而再一次地投放到大市场中去实践他们的判断，毫无疑问，这样的循环已经成为无法走出的怪圈。

当国人欣喜地发现可以在艺术的领域中自由充分地表达自我的思想时，他们是否思想过得到这种自由的同时失去了什么。当自我的张扬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之时，他们的赞助人在何方。当艺术的自治在今天已经和它的初始之时大相径庭的时候，艺术自治的前存在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性会毫不客气地给他注射令人心驰狂野的血液，重建、更不要说质疑乃至于破坏

成为根本无法认清的自己而成为自我坚信的基石去评估他们所能接触到的一切。艺术给了国人自由，这种自由却无法脱离今天的文化语境。刺激和消费轻而易举地就攻占了人们的心灵，社会生活与精神生活的中心开始围绕的消费、物质、金钱、快感、满足、稳定以及继续消费的循环之中。与艺术相关的行业能够例外吗？比如说艺术类院校的学生数量与其它学科类学校的学生数量不相上下，各个艺术院校的学生的学习科目几无差别，各地的艺术工作者所做的事情大同小异，艺术类的教育成为全民教育的一部分，这类事情的最初动机在哪里呢？与当代的文化语境能够没关系吗？

当代艺术是一个自由的境地，各种在日常生活中以及在平常的道德生活中不便表达的事情，则可以很轻松地在地带名正言顺的推出。当代艺术也是艺术自治的完全结果，也意味着艺术家可以完全地自治，当艺术作品被置入于由陌生人构成的不能够直观的市场时，艺术家也可以完全不用对其他人负责，只是穷尽其所能地去制造某种新颖的艺术形式，将它送到超市的货架上，等待趣味相投者的埋单，而与此相关的一切

市场手段，与普通商品的促销并无二致。不论哪位艺术家出自哪个学校、出自哪个名师，当他按部就班地脱离开这些机构和人员时，他也就毫无保护地被扔进了市场，命运完全交给了艺术家的自为，这也同今天的竞争性教育的理念——教育改变命运，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完全一致。因此，当西方世界的艺术演进到艺术自律或者自治的时代，艺术的存在还可能社会对艺术品收藏的那些规避高税收的措施时，艺术他治时代的赞助人范围在这个时代扩大了，因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的每个人都是一个经济实体，他们在获得收入的同时承担着社会福利的义务。这样，在欧美世界，艺术的自治或可称得上是一门严格地独立的学科。然而，在当时代的国人尤其是从事艺术行业的人们，不管他们是因为什么原因进入这个艺术地带的，他们面临着艺术自治所带来的艺术家个体的生存与创作的完全自治。在鼓励竞争的社会中，在谁也无法脱开的文化语境中，各种事情的发生都是可能和实际的，艺术的自治也会极为容易地走到它的初衷的反面。

如果把艺术教育的内容看作是对学生或艺术家而言的艺术的他治，那么艺术教育的他治包含的是什么样的规范或教条呢，它们在什么样的程度上能够给予学生或艺术家以影响呢。艺术在作为学科的阶段，有关艺术的原则和规范以及代表与方法，标明哪些事情与艺术相关，哪些无关；哪些是，哪些不是；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凡此种种，其依据无非在于艺术的历史或者人类的历史上出现了哪些和怎样的艺术的事情和艺术应该怎样的问题。因此，艺术的他治在艺术的教育中就转变为了解和学习人类的艺术行为的事情，而艺术的自治就变为艺术应当怎么样的问题。前一个问题更多倾向于认知，后一个问题更多倾向于实践。然而，它们都无法脱离文化语境，或者说一种读者影响理论。当一个文本的阅读者在观察这个文本的过程中，他在较大的程度上对文本作者的写作意图有着较为贴近原意的理解并以为了这样的理解，意味着他受到了文本作者的影响而他自己的主导意识形态的误读要弱一些，这或许意味着一种艺术教育的标准内容，其所关心的是艺术史的本来和作品的本义。然而，认同的焦虑会随之而来，因为现代人的不安会促使其寻求自我的突破；这关乎艺术教育的第一个方面，即艺术的他治的影响。事情并非这样简单，同样的文本因为不同的读者以及其所具有的前理论特征或者偏见以及个性的差异，强烈的文本误读就会非常频繁和普遍，这时候艺术教育的第二个方面的出现的频率与误读时出现频率相比则会显得更高，误读的程度更深、范围更广，对艺术的历史的误读意味着对艺术的应该是的问题



的重构。而事实上，前面的两种形态并非是截然分开的，它们交织地出现在每一位艺术的从事者的艺术生涯之中。因此，对艺术的识别与对艺术的希望则成为了艺术教育的主要作用。但是，艺术教育在当代并非是某种个人的自治行为而是一种团体行为。他治的内涵要直接的考虑到意识形态中的主导部分以及他们所认同的部分，哪怕这些意图的指称是某种早就该唾弃的教条或文化献媚。

当能够影响社会的艺术教育的意识形态处于某种极为固执的情绪之中时，它们的口味便成为了这个时代的风格，艺术教育中的各个项目的迎合也势在必行。因为权力的中心始终处于文化语境的主导方，然而当这样的主导意识形态的主导意识形态或者阅读文本是另外一级强势文化语境时，它的自治变为了它所受制于更强势的语境的他治，这时候，所有看似理想的、理性的控制都变得荒谬，以至于荒诞成为这个时代的一种文化气质。但是，这还不是最要紧的，最要紧的是一种没有能力辨别语境的盲目。国内的当代艺术在近些年的生长以及受关注的程度，意味着艺术教育的内容发生了某种困境和转变，文化语境问题的前在性以及国人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势必是某种行为的前提，因为真正的艺术的自治需要高度规范的资本主义化的市场经济体制和相应的赞助机制。艺术的自治是艺术教育中的第一方面的可建设结果，也是第二方面的更健全的心智的结果，而不是被天外飞来石撞击的毁坏甚至毁灭。也许毁灭也在所难免，因为它无疑是资本的本性——没有了约束的人性。当代艺术是一个自由的境地，自由在于艺术的他治与自治的平衡的可能性，而不在于让艺术家成为社会中的自由人——某种没有着落的自由体。要规避艺术行为的潜在的风险，探索和调整艺术的他治和艺术的自治之间的关系，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1 潜隐在花堆里的菌落 装置 刘小静  
#2 歌颂者，诗人 布面丙烯油彩 李昕